

跨界跨文体的历史写作

■丁晓平

面临这样的困境。

二

中国文学各门类体裁的划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逐渐定型的。从鲁迅文学奖评价机制来看,报告文学事实上也涵盖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尽管三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差异。

什么是报告文学呢?根据茅盾先生的解释,报告文学是散文(广义)的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出来,让读者如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是说,报告文学是运用文学艺术形式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的一种文学体裁,兼有文学性、新闻性和政论性三种特点,因此被誉为“文学轻骑兵”。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概念中的“报告”既有名词属性,又更多具备动词和形容词的属性,兼具真实性、时代性、历史性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报告文学并不是报告与文学相加之和,绝不是“新闻通讯+”,而应该是“文学+”。

水无定势,文无定法。报告文学创作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创作一样,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但优秀的文学作品,绝对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多维、多元的。从我20多年来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经验来看,历史本身就是现实,现实也终究成为历史,而研究、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面向未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即在此。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创作的《红船启航》和《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其写作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也是为了现在、面向未来。

从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写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从而让读者能在历史中看到新意,读出新思想,获得新启迪。20年来,我积极探索“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努力追求“实”“文”并重,达到文学和史学的统一。因此,我的创作不仅要保证真实、完整,还要生动、形象。如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苦难辉煌、光荣梦想的100年,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大多是历史学家、学者和权威机构编写的通史、简史类的编年史,偏重于史料性、文献性、学术性、政治性,读者在阅读

之后往往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脉络,并不清楚当时的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细节、命运。因此,我决心在《红船启航》中解决这个问题,把党史写活起来,写出活的党史,写出一部兼具故事性、文学性、学术性、普及性的,让人民群众完整、准确、权威地了解并掌握党的创建史的大众读物,力求既真实好看又有趣有益,既有筋骨又有血肉,见人见事见精神,让读者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

报告文学作家如何用手中的笔描绘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呢?一方面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提高对历史整体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历史写作的素养和技巧,写出既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20年来,我始终遵循“真实、严谨、好看”的创作标准,坚持“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文学就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就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就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这就是我报告文学的特色和风格,也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三

之所以强调“报告文学不是报告与文学之和”,是因为报告文学不仅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创作艺术,而且是更考验作家才情和灵魂的写作。

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和内省的审美眼光,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与此同时,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还必须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文学家的热情和新闻记者的敏锐度,说白了就是要求你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大众,或者说,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传递给读者。

报告文学作家除了必须要有独特的艺术眼光之外,还必须要优美的语言、合理的设计结构能力。所有的作家都希望写出好句子,报告文学写作的语言同样需要清晰、朴素、流畅、简洁,还要有点陌生感,既有益又有趣,让人惊喜连连,给人审美的享受。说到结构,就像盖房子一样,在对历史材料胸有成竹之后,写作之前需要画一张图纸,除了倒叙、插叙之外,在材料的取舍、详略的选择、时空转换、人物的安排、人称的变化、因果的互换,以及创造悬念、保持趣味等方面,都需要精心地进行编排、设计和组合。可以说,一切虚构类写作的技艺,非虚构写作都可以合理适当地“拿来”,而生产的结果——报告文学写作留下的是历史,更经得起时间检验;比虚构写作更具生命力,更能留得住读者。我始终认

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也可能成为“作家们的作家”,因为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也为小说家、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原生素材、生活营养和思想启迪。

当然,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只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应同时兼顾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我始终认为,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家是能够把事实证据同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因此,决不能简单地把报告文学解释为是报告与文学之和。

四

报告文学不是报告与文学之和,还体现在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认识到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历史写作,千万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只有通过采访调查(阅读史料也是一种静态的采访调查),才能深入理解收集到的事实,发现主题。显然,报告文学写作往往会遇到“材料成灾”的问题。事实那么多,且众说纷纭,这会让我们陷入材料的汪洋大海,要么生怕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么生怕挂一漏万,材料甚至成了难以摆脱的负担。报告文学写作不是堆砌事实、铺陈材料,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由洞悉到洞见。这就说明,仅仅调查还是不够的,还要研究,要辩证分析,寻找到你需要的最本质的东西来描绘历史、描绘历史中的人物、描绘人物的命运。如何研究呢?一方面要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景;另一方面要一直追溯到产生矛盾的起因,从人物的心灵深处去看待事实。我把自己报告文学创作方法称作“三三法”,即:在文艺创作导向上要把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从而使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使作品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从而让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报告文学的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细节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应当从掌握的材料内部去发现、分析、理解、洞悉,从而达到深度、高度、广度、精度和温度。

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审慎的叙述中、在对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保持理性理智,做到“热心冷手”;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锤炼自己以合理的史识、史德,从而在大历史中获取丰富灵感和深刻思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初。”在杨献平的散文中,自然之道与社会之理相互融通,地方空间意识与人文历史情怀双向成全,万物本真面相与作家精神版图相互映照,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景观。沙漠的神奇赋予其散文以梦幻与奇崛的色彩,沙漠的现实赋予其散文以质朴和真切的情感质地,《盛夏的沙漠,秋天的沙漠》《在沙漠失声痛哭》《黄沙中的城与乡》等篇章无不体现出魅力独具的“沙漠的味道”。

散文的生命力不仅源于作家自身充沛的情感、深邃的思想,还源于作家散文话语与创作的艺术素养。《黄沙与绿洲之间》的话语具有质朴、真切、原色的特点,也具有“沙漠的味道”。状物写人时如沙漠的风暴,细腻鲜活;抒情议论时如沙漠的风暴,激荡猛烈;反思内省时如沙漠的夜空,沉静悠远。“我们热爱的,是这世界上那些鲜活的事物,是诸多的鲜活事物在一起时候的碰撞,乃至和谐、互助。”杨献平以一种诗性体验的方式切入生命与大漠,甚至情至性的文字当中,常常充满了颗粒的质感、生命的温度及思想的深度。比如,“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就折射出一个有关生命意义的深邃命题。

作家有大情怀,其散文才有大境界。写作是一种信仰践行,也是一种灵魂跋涉。无论是“原生态散文”的创作实践还是与沙漠边缘的诗意栖居,《黄沙与绿洲之间》体现着作家对审美“境界”不懈追求。“沙漠之书”的“境界”有空间的“辽远感”,也有历史的“纵深感”。河西走廊、弱水流域、居延汉简、匈奴居地、西夏黑城遗址等无不渗透出一种时代印迹,老子、玄奘、王维、冯胜、左宗棠等人的西行故事都显现沙漠深处的人文脉息。这种“境界”中也有心灵的“澄澈感”,沙漠之思的背后是作家对宇宙人生的深刻觉醒。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谈艺现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刘玉纯:长篇小说新作《问苍茫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让我想起你的另一部谍战小说《大陆小岛》。同为谍战题材,在思想和艺术追求层面,《问苍茫大地》与你之前的作品有何不同之处?

石钟山:在谍战剧《大陆小岛》之前,我还有另外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剧《地下地上》。谍战题材的文艺作品,是类型化的作品,曲折的故事走向、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极端环境下险象环生的人物命运,都是谍战作品的特质。

《问苍茫大地》除了具有谍战小说的特点外,这部作品的重心回到了写人物命运上,这是文学的终极问题。读者最终记住的不是玄妙的情节,而是人物。作品中正反两方面人物,从故事之初,就在完成追逐与潜藏的命运。特定的环境、特殊的心理,还有无情消逝的时间,让两人不断擦肩而过。但特殊环境下的特别心境,就注定了不平常的人生轨迹,给人物塑造留下了空间和时间。在《问苍茫大地》中,我写到了任务、信仰和人生的成长、生与死、愁与恨,在人性的长河中又是那么微不足道。唯有信仰在尘世中才超凡脱俗,彰显出温暖诗意的光芒。

刘玉纯:许多优秀作家都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耕耘,写感情写生活写人物,写故乡写风土人情。你创作军旅题材驾轻就熟,信手拈来,除了和你在部队大院长大、参军入伍等经历有关,是否也与你家庭成员有关?

石钟山:每个有风格的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的写作土壤,比如故乡、童年、一生经历中的最重要的成长环境等。军营是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不仅是部队环境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部队人员的构成,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聚到一起,这样部队的文化背景特殊而又复杂,长此以往,就造成了这个特殊的群体文化。我十几岁参军,后来调动工作,变换兵种,从内蒙古到东北,又到北京。三十几岁之前,人生就是一场流动的风景。经历的不断变换,眼界在高低错落中开拓着。丰富的经历使得自己在创作军旅作品中得心应手。

家庭成员无疑是我创作的重要背景。只要写到家庭,都带有家庭成员的影子,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等。他们有的与军旅有关,有的没有关系,但他们都是家庭这棵大树的分枝,血肉相连。时代的变化,让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变化就是小说的桥段。

刘玉纯:你的作品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同题材的“系列化”,如《父亲进城》等“父亲系列”、《大哥的江湖》等“兄弟姐妹系列”、《幸福像花儿一样》等“幸福系列”。这不禁让人好奇,作家在同一主题和背景的一方田地里深耕,在创作上如何避免重复,并且每一次都能写出新意?

石钟山: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一个作家一生要创作很多作品,作品的题材来源就显得弥足珍贵。比如,以《父亲进城》为代表的父亲系列小说,是写共和国第一代军人的。这是从自己的家庭、父母延伸开来。兄弟姐妹系列小说,是在写哥哥姐

好作品要写透人性和命运

——对话作家石钟山

姐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军营有关,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的命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但在特定年代下,他们又逃脱不掉时代的印痕。英雄主义与理想情怀的孕育深埋,是他们生活的主基调。

《幸福像花儿一样》幸福系列题材,虽然也是以哥哥姐姐们那一代为主要背景,但融入了更多理想色彩,以写爱情和家庭生活为主色调。相同题材,只要找到表述的独特视角,总会有不同的发现。相同的生活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年代不同,心态变化,对一件事物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创作,离开题材和主题,便都没了魂魄。文学和影视最终都是要写人的,写深、写透人性和命运,是好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



生命的敞开与心灵的深描

■郭茂全

中《巴丹吉林:沙漠中的人物》《巴丹吉林:落日与废墟》等篇章蕴涵着深厚的生命伦理思想。天地厚德载物,生命值得敬畏,万物皆会感恩。弱水河对岸的草木、动物及栖居的人们有润泽灌溉之恩,额济纳、鼎新、巴彥淖尔等绿洲对胡杨、沙枣、杨树等沙漠植物有养育之情。杨献平说:“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首要的方向是给人以生命的温暖、精神的关照乃至灵魂上的安慰。”作家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每一种生活样式和生命抉择,并以真诚、同情、理解、悲悯、鼓舞之心为沙漠中的人、事、物代言立传。牧民那斯腾、青格勒、巴图、格日勒、多琴,农民张如鹰、何红秀,出租车司机赵有良、赵怀金,军人安志勇、张安斌、朱建林等人的生命足迹都呈现在他的这部散文集中。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律令与节奏,与沙漠中稀少却各有生命和尊严的动植物相互关照与扶掖,这对杨献平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散文集中充盈着作家对河流伦理、大地伦理的沉思。《秘密的河流》是弱水河的自然生命史与文化生命史;《沙尘暴中的个人生活》是西部沙漠生态变迁史与生态忧患史。可以说,散文集《黄沙与绿洲之间》中乡土生命、历史生命、沙漠生命的共同存在,皆蕴藏着作家的敬畏生命的情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创作是作家对心灵版图的深描。黄沙与绿洲之间飘

扬的思想的猎猎旌旗,涌动着情感的滚滚激流。《简史或自画像》《夜行者》《乌鸦或幻境》等篇章中镌刻着作家的思想轨迹。巴丹吉林沙漠的青春记忆、边塞体验、军旅生活是作家散文世界的文化谱系构成,南太行乡土之子、西部大漠之子、边塞军旅之子是作家在创作时的主体身份特质。杨献平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自然和文化的载体和具体“反映面”。个人的心灵地图、精神版图与一个时代的风潮是相关联的,这种精神版图不是心灵独白,而是“相看两不厌”的思想交流,是我物同在的最美生态风景。在杨献平看来,巴丹吉林沙漠是“适合我以生命和灵魂客居、旅行的地方”“它所具备的无边的澄明与混沌、雄浑与精微,都是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和不可能具备的”。《黄沙与绿洲之间》中“巴丹吉林沙漠”就是富有张力的话语场域,作家的沉静又激越、宏阔又细微、杂糅又纯粹的思想情感涌动其间,彰显出杨献平散文独有的美学特质。由此可见,西部边地散文因其刚健雄浑的西部风骨,而成为思想表达的“高地”。

《黄沙与绿洲之间》是作家对独特地域景观与文化精神的诗意传达。杨献平说:“沙漠教给我的,或者一片地域,甚至整个西北在我身上和精神内里镌刻与涂抹的东西,一是大气苍凉,二是悲天悯人,三是孤独与寂寥,四是柔软与刚



石榴籽(中国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赵猛作

长征

第5585期